

特别报告 大邱庄党委书记、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被拘经过

禹作敏被刑事拘留！



□文/安后

4月16日，新华社一则100多字的短消息令无数读者震惊。名声显赫的大邱庄怎么啦？禹作敏是怎样包庇、窝藏罪犯和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的？禹作敏会判刑吗？……一连串问号合着无数小道消息在社会上流传。

为了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事态的发展，记者曾多次与天津有关部门及大邱庄联系，现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将此事披露。

著名诗人郭小川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团泊洼的秋天》的诗，大邱庄便位于团泊洼，它属天津市静海县，沿京、津、唐高速公路从北京驱车到大邱庄，只要两个小时。这个过去的穷乡僻壤，自1978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中国农村的“首富”。

或许是“首富”的优越感，这里却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事件。不久前，大邱庄一家乡镇企业的经理病故，大邱庄即对该公司的帐目进行清理，在清理期间因怀疑有贪污行为，于是提审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并刑讯致死。

1992年12月14日凌晨，大邱庄党委书记、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打电话向静海县公安局局长报案称：大邱庄原华大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因贪污问题在本单位受审时，被突然闯进的20多人打死了！

县公安、检察机关迅速赶到大邱庄，经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和调查了解，确认危福和

系被打成创伤性休克死亡。公安人员在现场只发现四人活动的痕迹，并很快将此人查出。他们立即按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致死人命罪立案，认定大邱庄万全公司副经理刘绍升、办公室主任刘云章、保卫科长陈相歧和职工李振彪为重大嫌疑者。

为了进一步查明案情，天津市公安局于12月15日晚，派出6名刑侦技术干警再次前往大邱庄案发现场勘查。谁料，这一去竟被大邱庄非法扣留！

情况很快反映到天津市委，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聂壁初得知消息后，当即指示：“公安人员依法执行任务，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也无权阻拦，被扣公安人员必须立即放出……”

至此，禹作敏被迫于12月16日11时许才将被扣留的公安人员放回。但这6名公安干警已被大邱庄非法扣留达13个小时。此刻，4名重大嫌疑人已经逃之夭夭。

危福和被殴打致死案件经天津市检察院立案后，市检察院负责人从1992年12月17日至1993年1月6日，先后4次同禹作敏谈话，要求他支持执法部门办案，迅速查找4名重大嫌疑人。

禹作敏口头表示支持，但声称该4人已不知去向。

1993年2月4日，天津市一位负责人受市委委托再次找禹作敏谈话，静海县委、县政府负责人也多次做禹作敏的工作。禹作敏口称支持，但没有向政法机关提供案件嫌疑人的任何情况。天津市检察院依照

法律规定，决定立即逮捕刘绍升等4名重大嫌疑人，并函请公安机关协助通缉归案。天津市公安局根据办案需要和案情发展，在市检察院配合下，准备到大邱庄执行张帖通缉令，对刘绍升等4人住地进行搜查的任务。

2月16日，静海县委书记和县长同禹作敏谈话，再次要求他支持、配合政法机关依法办案。随即，禹作敏写信给天津市委负责人，表示服从、配合，但在信中又写上了：“……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以法办案。千万注意：因破案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防止意外事件产生，最后我不知者，我不负责。”

面对禹作敏的来信，考虑到大邱庄内有15支枪、2000发子弹，以及前面一系列目无法纪的行为，公安机关在经天津市政府请求中央得到批准后，决定出动武警执法。为避免矛盾激化，武警只在大邱庄附近的村庄待命。

2月17日上午9时，市公安局、市检察院、静海县负责人到达大邱庄，向禹作敏等人说明来意，准备依法执行：一、公开张贴通缉令；二、对4名重大嫌疑人住地进行搜查，对村内宾馆、招待所和万全公司等十余处案犯可能藏匿的地方进行搜查。

禹作敏不同意在村内张贴通缉令和开展搜查，并对执行任务的警力多少提出异议。当

有关公检人员回答必须依法办案时，禹作敏带头声明暂时辞职，村党委其他成员也纷纷交上辞职书后离去。随后，便涌来一二十名村民，对前来执行公务的9位负责同志进行质问和纠缠。

与此同时，大邱庄在村保安人员的指挥下，迅速调动了一批汽车、拖拉机、马车等，设置了重重路障，将通往村庄的所有路口严密封锁，并在各路口汇集了2000多人……事态迅速恶化。为了防止与不明真相的村民们发生冲突，市公安局除留下30名公安干警待命进村执行任务外，其余警力于2月17日晚当即撤回，并将此情况通知禹作敏等大邱庄党委成员。

然而，禹作敏在第二天，即2月18日上午9时整召开了全村大会。他在高音大喇叭中煽动说：市里已经在大邱庄四面布置了1000多武警士兵，还带着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大搜查，我怀疑这不是来破案的。禹作敏还当场宣布：全村放假一天，工资全部照发。同时又宣称，他从今天开始临时辞职。

大会结束后，大邱庄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村民们手持各种器械聚集于街头，群众情绪十分急躁。一些人还冲进村委会，对市、县在大邱庄准备执行公务的领导同志进行围攻、质问和推搡……

事态越来越严重了，2月18日晚上10时，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聂壁初明确指示：“大邱庄党委和禹作敏同志必须保证在大邱庄执行公务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等市、县几位同志的人身绝对安全，让他们返回静海县城。此事必须立即执行，不得有误。”

迫于政府的威力，禹作敏于2月19日上午不得不表示，执法人员可以进村张贴通缉令和4名重大嫌疑人住处进行搜查。公安干警们经历了这么多波折后，终于在村治保主任带领下进入大邱庄执行任务。此刻，村内街道上聚集着数千

名村民，多是青壮年，他们从不同角度在摄像、拍照……

到了两名重大嫌疑人的住地后，发现门已上锁，家中无人，干警们责成村治保主任去把其家属找来，但该村主声称找不到，因而未能实施搜查。

在公检机关再次执法受阻之后，2月21日，大邱庄却又以村党委的名义向外地和社会各界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该文明显地企图把阻挠政法机关正常执法，将煽动群众制造事端的严重后果嫁祸于政法机关及有关地方领导。

这份材料在迅速传播着。发现这一情况后，天津市委办公厅于2月22日夜，电告静海县委转大邱庄党委指出：“以大邱庄党委名义发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是错误的，是违背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的；必须立即停止这种行动，并追回

已发出的材料；要将向外地和社会散发材料的具体情况在二日内向市、县委写出报告，并作出检查。大邱庄党委、党委书记禹作敏同志应当自觉地维护改革开放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不要再做任何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事情了。”

大邱庄党委接到市委办公厅的电传指示后，于2月23日以大邱庄办公室的名义回答称：“对电报中‘不符合事实’与‘违背党章规定的组织制度’的提法，我们很不理解。”“最好尽快给予答复，不然我们没法写情况。”

随后，大邱庄党委称：“已向有关单位发出了收回这份材料的传真。”但此事至今仍未向市、县委报告有关散发材料的具体情况，更没有作任何检查。

据有关材料，这次发生的危福和被殴打致死不是一起刑事案件，依法处理并不复杂。但由于禹作敏等人的阻挠，增加了办案的困难，使事态复杂化。在处理危福和案件中，考虑到大邱庄是农村改革的典型，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天津市委始终坚持既严格依法办案，又冷静慎重行事，不激化矛盾，努力使案件得到妥善处理，保护大邱庄的改革成果。

大邱庄的确很富，只有4300多人的村子，年工农业总产值却高达40亿元人民币；村内有数百家工厂，雇用着数万外地劳工；全村有私人轿车

600多辆，其中高级轿车260多辆，包括30多辆“奔驰”；村内有电话2000多套，还拥有300只“大哥大”……全村4000多亩耕地，只需3人操作，每年就可生产500万公斤的粮食……于是，每天慕名前来参观的中外访客达3500人。……

但是这桩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却向我们提出一个十分尖锐、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健全和加强法制。富，并不等于可以违法乱纪，甚至以自己的金钱和势力向法律挑战。

为止。后来随着孩子们的技艺提高，更改为三、五元钱打一小时。

“小皇帝”们理直气壮地每逢佳节、过生日名正言顺向父母、爷奶要钱，堂堂正正地步入游乐室去“枪击强盗”、参加“飞机大战”，花完了再用过年的压岁钱，钱没了摊开小手再要。

镜头之四：

杨师傅没文化那是从小家贫，他当兵转业到工厂，一干就是38个年头，要不是为了每月领工资，他还不愿写连自己也不知对错的姓名来。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了精神产品的“文化人”，经营起书报杂志，走上这条发财之道。

每当夕阳西沉，华灯初上之时，他与其他同行们拥在闹市地段行人路旁，腋下包取出本本书刊、张张信卡来，随之被一股激奋的人流围得水泄不通——购买新上市的国外与港台的通俗文学作品。

那些触目惊心的广告、赤裸裸的裸体插图，令人颤栗的性描写、性挑逗、性玩弄……这些五颜六色、露露露露、稀奇古怪的书刊定价高，折扣大，卖出一本或一套，可获几角乃至几元之利。杨师傅介绍说：我经营的书店，既零售、又批发。一天下来净收百把元。这总比开鞋铺、餐馆、下野力打铁挣钱多。

笔者随便拿起一本黄色书刊，问：“你看过？”他摇了摇头。

“为什么进它？”

“这类书刊卖得快，好书坏书我可分不清，只要能挣钱，我就干。”

五路口立交桥旁，有位老太婆，笔者拿起她摊上的一本《性风俗》，她神秘地凑过来说：“这本书好看，写的全是那些事。”笔者指着封面书名问：这叫什么书？她不认得，反正是男女之间的事情。

难怪每扫一次“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镜头之五：

人活能能有几次敢这样痛痛快快地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

她没和父母招呼一声，自做主张停薪留职在都市开了一家“酒吧”，取名叫“来上当”。

酒吧不大，只摆了八张飞机

3月5日出版的《人民公安报》刊登了天津市公安局对大邱庄私设公堂打死人的四名嫌疑人的通缉令。通缉令称：“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万全公司发生一宗非法拘禁殴打致死人命案件。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确认案犯为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和李振彪。

“在侦查期间，四名案犯逃匿，现决定予以通缉。”并称：“凡窝藏、包庇、资助案犯者，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悉，最近司法部门终于将案犯捉拿归案。由于禹作敏一次次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致使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和李振彪4名案件重要嫌疑人得以窝藏，畏罪潜逃，逍遥法外数月。在大量的人证和物证面前，禹作敏包庇、窝藏罪犯和阻碍执行公务等行为也构成了犯罪，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大邱庄的确很富，只有4300多人的村子，年工农业总产值却高达40亿元人民币；村内有数百家工厂，雇用着数万外地劳工；全村有私人轿车

600多辆，其中高级轿车260多辆，包括30多辆“奔驰”；村内有电话2000多套，还拥有300只“大哥大”……全村4000多亩耕地，只需3人操作，每年就可生产500万公斤的粮食……于是，每天慕名前来参观的中外访客达3500人。……

但是这桩案件的发生和发展，却向我们提出一个十分尖锐、十分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健全和加强法制。富，并不等于可以违法乱纪，甚至以自己的金钱和势力向法律挑战。



给我收起来。”吃着炒面，喝着砂锅汤，再瞧她那一摇一晃的背影，笔者心里酸酸的。她丈夫因公身亡，她和没有收入的母亲一起生活。白天上班，累与乏不说，还得准备好各种料、食，在深更半夜挣点辛苦钱。

也真不容易。不过，对于像她这样的一位工厂小职员来说，一月额外又收入几百元钱确也不算少了。她是小本经营，比起那些搞“综合经营”挣大钱者来说，她又是比“小巫”还小的“巫”。

他就是个靠“综合经营”赚大钱的人。五年前他走出工厂，步入社会，下海从商。

一次笔者在金花饭店门口碰到他时，他正十分恭顺地为一位广东客主开车门，并将精制的一个匣子仍在车座上：“总经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啊哟，那我就‘享之有愧’啦！”广东客商的车开走了，回头看见笔者，他高兴地请笔者拥抱：“又成了一笔买卖！走，我请你吃鲁菜去。”“什么买卖？”一批服装。打听那么细难道你也想弃笔经商了？”“我可不是那块料。”

五杯“孔府宴酒”下肚，他自己就“招供”了：上月购进一批江南的特产，这个月又给四川一位客人推销了50吨桔子。一二三四、ABCD，笔者仔细一算，光万元以上的买卖就有九笔。

他乘酒兴而言道：“……趁年轻挣点钱有什么不好？有钱才能吃香喝辣。”

面对现实，如何看待西安的下海经商，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就说当初的迪斯科。在它刚刚“热”起来的时候，似“洪

下海去！

社会镜头

□文/图/王世亮

寒冬傍晚，凉风嗖嗖。在西安火车站广场，笔者突然被一个出售香烟的小摊吸引住了：怎么就连他也出来摆摊儿啦？

看见笔者，他笑了。笑中一脸尴尬，几分自嘲。他下意识地递上“阿诗玛”。一支烟点燃，他的解释也就开始了：“怎么着，你看我这西工大毕业的物资处长摆小摊卖烟儿新鲜嘛！——书呆子，你满街去瞧瞧，如今哪个不在拼命赚钱？凭力气赚点钱使生活更好一点，也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嘛——哟，坏了！”话说半截，忙乱中将烟摊收起推起他自制的四轮小车就要跑：“快帮我推一把，工商的人抓摊儿来了！”

无独有偶。第二天就有一位在科学技术上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研究生登门：“大哥，你有路子推销点钢材没有？我手头有一批货，提成百分之十五。”

更有意思的是笔者的一位亲戚。那天，她一进门，表情十分欢愉：“太好了！我们厂停产啦。工人放假回家，1个月发给60多块钱生存费！”

停产，没了工资还高兴？笔者颇为不解。“你懂个啥，厂里停产放假，我才能跟对门的小宋一块儿去广州倒腾布料。往返一程5天可赚1000元。”原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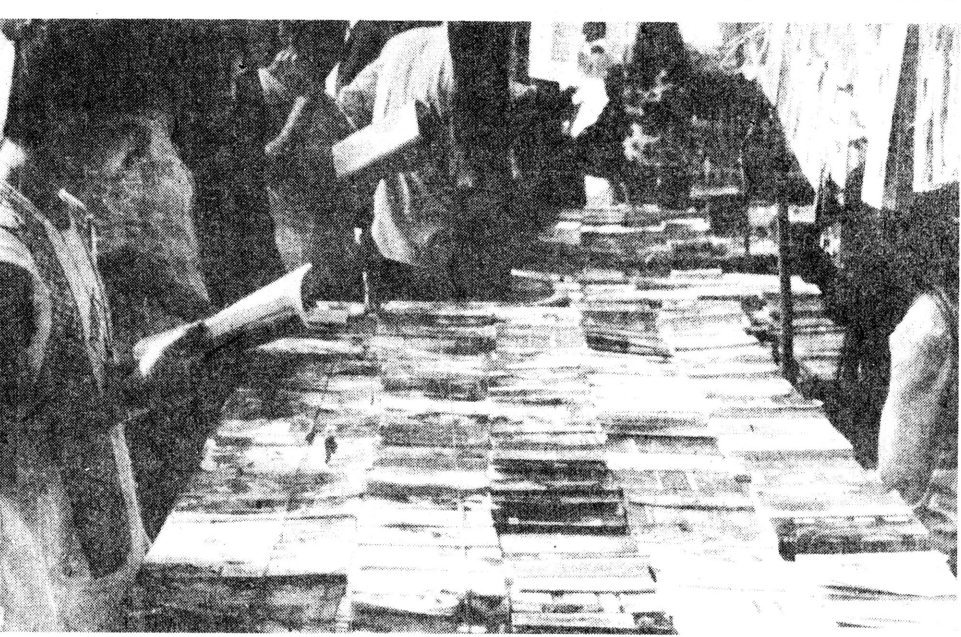
连日来，下海经商的消息报道频频曝光，各级企事业单位、各类工交团体开商店、摆地摊，已不足为奇，就连党政机关也冲出院墙，出租门面以此解决燃眉之急，改善福利待遇。于是乎，一个前所未有的下海经商热正在古都西安悄然兴起。

镜头之一：24岁的小娟原是家纺织厂的织布工，因厂里不景气，姐妹们停工待业，家里呆久了，嫂子弟媳乃至父母们时常没个好脸。为避开风头，小娟独自到顶顶热闹的烧烤摊。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平日在一旁看野眼的小娟，如今卖起了羊肉串。

而今的生意人几乎都认准了一条理：不请客送礼办不了事。小娟操起这烤羊肉串的摊，只送过一次礼，请过一位客。“天气不好，早点收摊。”这话次次灵验，各路尊神随后便到。说这话的人原来是位司机。市工商、市容办、公安税务部门若要冲击无证摊贩，当司机的准知道。

你说这位司机吃顿饭，临走送他两条阿诗玛外加一套高档服装，这一次性投资价值不值？！

再瞧这整天的车水马龙，又有谁会把这烟火熏火的卖羊串的放在眼里？然而真要斗起富来，那国家元首的正当收入恐怕也远比不上她。报个数字不妨算一算，小娟的羊肉串一下午就卖一千五百串以上，每串两角，对半的利，所得多少？最多还



卖过四千串呢！

乖乖，丰厚的收入使小娟扬眉吐气。家中老少无不小心恭候着这位“财神女。”

镜头之二：

寒冬夜晚，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沉浸在宁静之中，与南方相比，这里的人们此时多以家庭为单位享受着单一的却也温暖的“小屯之乐”。近几年的改革使西安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居民楼舍，频频叫卖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在职工、干部自觉开辟了一些挣钱的门道：卖羊肉串、卖热馒头、卖豆腐脑、卖桔子、卖香蕉。为了赢得买者的注意和青睐，卖羊肉串的喊出了新疆味，卖羊肉泡馍的喊出地道“秦腔”趣。

在这支“杂牌军”中，第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是一位卖服装的青年女工。她性格开朗，知识面广，一举手一投足都反映出她受过良好的家教。我们的谈话从她为什么卖服装进入正题。“其实，这很简单。”她笑了笑又说：“为了挣钱，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我丈夫交大学毕业后分到政府机关，婚后的经济情况也算可以，但自从生了孩子后，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如今大部分青年夫妇都愿意接受家长的外援，而我却觉得这钱花得不舒服、不仗义。现在政策允许经商，我也想看看自个的能耐。再说，工资增长的幅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存在这类问题。”

“从事服装收入如何？”

“我当然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一月下来远远高出我两月的工资收入。”

告别这位女工，我感慨颇深，且不论她说得对错，一位女工有如此高的理论水平却是我没有料到的。

镜头之三：

电台、报纸、杂志大做广告，把电子游艺机吹得神乎其神。使得一些家长大把大把地掏出票子，心甘情愿地为子女们做着没完没了的“智力投资”。

电子游艺机业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万元户。西安市面，巷口到处可见，就连在军工战线从事了40年钳工的朱老头两年前也干起了这“洋”玩艺。谈起下海挣钱，他满面春风：“刚退休卖食品一天才赚几块钱，摆游艺机一天就赚上百元呐！”

随着物价上浮游艺机的收费也水涨船高。电子游艺也由计次到计时，原先规定三、五角打二次，失败

上学去！

田俊民 摄

